

原型雕塑

香港有本地玩具工作室在上環元創方舉行香港原型雕塑主題展，展示超過五十個原型雕塑作品。展覽設有導賞，從原型雕塑行業的概念設計、建模、雕塑、上色、生產等，講解及介紹原型雕塑的行業和製作過程。



市井萬象

中新社



質保期焦慮



人生在線 姚文冬

新車後備箱出現故障，電子鎖偶爾失靈，有幾次砸了腦袋和後背。找4S店交涉，檢測沒問題，售後人員就讓我錄視頻，好當作證據與廠家交涉。但那故障不常犯，視頻不好錄。她安慰我說，慢慢來，反正出質保期還早呢。我鬆了口氣，在質保期內，人總有一種享受免費保障的安穩和鬆弛。

現在，質保期只剩半個月了，想到還沒錄到證據，我不得不舉着手機錄像，反覆開啟、關閉後備箱。如此幾十遍也沒成功。每失敗一次，心就失落一次。我開始焦慮：如果這半個月錄不上，出了質保期，即使找出了故障原因，也得自費修理了。但售後人員說，錄了幾十次都沒事？這麼低的概率，即使有問題，也完全可以忽略。她說，就一輛汽車而言，即使質保期平安無事，以後出問題的機率也會大幅提高，到時候你會發現，這個小故障無論是保修還是自費，都根本算不了什麼。

的確，我現在這份焦慮心情，如果能折合成經濟賬，已經得不償失。自費修理，又有什麼大不了呢？一輛車要開十幾年，大小故障定會層出不窮，包括質量問題、人為損壞、車輛老化等，遠比質保期內的問題多並且嚴重，為什麼我們能坦然接受，卻為是不是在質保期斤斤計較呢？

事實上，大多數產品，質保期出問題的機率都很低，問題主要出在漫長的使用期。所以沒必要把質保期看得有多重要。它只是一種信譽保障。

人生有「質保期」嗎？我想是有的，至少十八年。這十八年裏，父母就如同「生

產廠家」，對我們的「質量」負責。現實中，這種「質保期」可能更長，界限模糊不清——十八歲後上大學、就業、買房、結婚等一系列大事，好像還處於父母的「質保期」內，特別是後兩項。有多少兒女，利用這段「質保期」，盡可能多地享受父母的「免費維修」？比如利用結婚這個契機，得到父母給買的房子，這就減輕了婚後的經濟負擔。

和大多數父母一樣，我對兒子的「質保」，一直延續到他的小家庭成立。婚後，他也向我伸過手，但那是借，不是要，他表示一定會還我。可見他潛意識裏有「質保期」觀念，而且「免費」和「自費」的界限分明。他能在「出保」後迅速擺脫對我的依賴，知道以後要靠自我保障，這使我感到欣慰。

遇到過一個極端的例子。有位朋友做臨時工，收入很低，但他一直享受父親的福蔭——老人有份高收入工作，而且開銷不大，索性就把工資卡交到他手裏。這是變相延長了「質保期」。即使是延長的質保期，也會有到期的時候，就同樣會產生質保期焦慮。果然，有一天，他哭喪着臉對我說，他的生活質量要下降了——老人要退休了，退休收入比在職時要大打折扣。

和產品一樣，人生的絕大多數「故障」，多出在成年以後，迷惘、痛苦、挫折、受傷，甚至災難，在漫長的人生路上會頻頻出現，此時回首，會發現「質保期」那些小病小災，小的挫折和不如意，真的可以忽略不計。那時候，我們誰沒有過因跌倒擦傷膝蓋而傷心的「挫折」，我們的父母，一邊安慰，一邊自責，然後小心翼翼地給我們包紮傷口。那時，小小的心靈是不是也出現過焦慮：當我長大後離開父母，我可怎麼辦呢？記不清了。如果有，在現在看來，像不像是個小幽默？

高州嶺南鳳凰園傳奇



繽紛華夏 朱昌文

地處粵西鑿江中上游的高州市，本來不是一個熱門的旅遊地方，但是自從兩年前市郊建成開放一座佔地三百多畝的「嶺南鳳凰園」之後，迅速火熱起來，「奇園、奇石、奇樹、奇景和奇人奇事」甚是吸引。筆者與一群朋友早前也慕名前往遊覽，開了眼界。

鳳凰園依山傍水而建，周圍遍植花草樹木，綠意盎然，景色優美。遊客來到園區門前，一尊造型別致的巨大鳳凰雕塑呈現眼前，像正在翩翩飛舞，歡迎遊客的到來。進園後，迎面是一座古色古香的鳳凰樓，樓前擺放一艘仿古船，船上載着一塊過百噸的巨型太湖石，名為「一帆風順」，象徵乘風破浪，勇往直前，是鳳凰園鎮園之寶。

園內有數十處各有特色的景點，其中用太湖石疊砌成假山、亭台、瀑布以及人物和飛禽走獸，如鴛鴦池中的鴛鴦，鳳凰

湖中的鳳凰，還有神馬奔馳、神犬哮天、犀牛望月、送子觀音等，造型都栩栩如生，共有二十多個景點，成為園區的主體景觀。其他的景點還有盤龍廣場、鳳凰瀑、金蟾谷、南越國騰、獅子瀑、花石韻、盆景園、音樂噴泉、觀瀑浮橋、醉月榭、國學文化長廊、彩虹滑道、叢林穿越、農耕陳列館、兒童樂園等，可說是多姿多彩，一步一景，步走景移，美不勝收。

尤令人難忘的是一個最近才創作完成的新景點：一座大型的「有生命的立體山水畫」，它以高州鳳凰園的自然景色為藍本，用大量的太湖石雕塑成山水亭台，小橋流水，曲徑通幽，藝術造型優雅，加上霧氣繚繞，很有動感，令遊客有如置身雲山深處的美妙感覺。

我們意想不到的，一個規模如此大的園林景區，建設者竟是今年八十歲、人

稱「八叔」的農民企業家楊幸注。他在七十三歲之年，不想退休閒下來，憑着興趣和勇氣，投放大量資金建設。他親自規劃設計，親自組織施工，每天起早摸黑幹活。經過五年努力，終於建成，前年一月開園迎客。八叔的故事富有傳奇色彩，因而令鳳凰園增強了吸引力。

筆者與朋友這次前去鳳凰園遊覽，八叔得知我們是來自香港，特別親自接待，陪我們遊覽，講述他奮鬥的故事。站在山徑上迎接我們的八叔，一副老實的農民模樣，皮膚古銅色，可能是多曬太陽所致，頭髮斑白，精神奕奕，他說話率直，對我們有問必答。筆者問他，為何到了古稀之年還有勇氣興建鳳凰園，他隨口答道：「當初我只是有興趣種盆栽，一位旅遊專家朋友看了我的盆栽，認為種得很好，建議我投資建造一個盆景園，讓很多人欣賞到嶺南盆栽和園林特色。我經過考慮，便

接納了這位朋友的建議。」高州嶺南鳳凰園就是如此醞釀而建的。

遊客都有興趣知道鳳凰園園主八叔的奮鬥故事，所以鳳凰園對外宣傳，常用「聽八叔故事，賞奇景奇園」的宣傳語句，收到頗佳效果。八叔的故事今天在粵西幾乎家喻戶曉。

楊幸注出生於一九四四年，家中排行第八，所以人稱八叔。他只讀過幾年書，但他好學不倦，且具無書自通的品賦。在八十年代初他就把握先機創業，做過木工、泥水工、果販、種果、養雞鴨，幹一行，精一行，成為高州首批萬元戶，擁有百萬家財。九十年代引入國外先進的蛋雞養殖技術，創下日產百噸「綠楊」品牌雞蛋的奇跡。他同時種植幾千畝儲良龍眼。他的企業成為廣東省農業的龍頭和著名品牌。八叔成功演繹了勵志的傳奇故事。

又見花山



淮風物談 胡竹峰

又見花山，是暮春下午。新綠正好，陽光照不透樹葉，一身幽靜。先是看見「出塵閣」石刻，果真有出塵脫俗的感覺，好像出了凡塵進入仙境一般。

手摸過那塊刻有「墜宿」二字的石頭，腳步再一次朝山頂行進。還是那些石頭，還是那些草木。左看看，右看看，看看前方，一眼青翠碧綠；看看身後，一眼青翠碧綠。

路過「且坐坐」刻石，還是忍不住坐上去。走到這半山處，多少有些疲累了，也真該且坐坐，也要且坐坐。蘇軾在惠州嘉祐寺，欲遊松風亭，一路縱步，足力疲乏，想找個歇息處，只見松風亭還在高處，不知何時能到，悟出此間有什麼歇不得處。

此間有什麼歇不得處。無論何地都可且坐坐。

同行者走得遠了，走得高了，我索性在「且坐坐」石上久坐坐。紅塵滾滾，一個人要多坐坐，坐看雲卷雲舒，也坐看自己內心。坐在石頭上聽聽風聲，聽聽流水。古人說這流水是「地雷泉」，一時頗有些驚嘆賢賢妙喻。

這回心底閒情更多，多到可以在石刻前揣摩古人的一筆一畫。路過「鐵壁關」，我驚嘆那三個字石刻道勁如鐵筆銀鈎，隸書字意搖曳出三分古松氣。忍不住以手書空，隔了年代，隔了修養，隔了筆墨一日的修煉，也隔了胸懷境界。

剛感受「鐵壁關」書法的老到，又看見「福地」二字，忍不住傾慕那筆墨的寬厚，寬厚才是福。管子說，人主者，溫良寬厚則民愛之。不為人主，一介凡人，也要心懷寬厚，寬厚待別人，寬厚對自己。做人苛刻刻薄，損了別人，最終也害了自己。在太湖東山惠和堂見過一副對聯，忘了何人手筆，說的是：積金積玉不如積書教子，寬田寬地

莫若寬厚待人。

到得山頂，風頗大，站在蓮花峰的石頭上，極目張望，一時清爽，也一時惆悵。這是第四回遊花山，清泉依舊，清風依舊。回山依舊，次次不同。那些曾經同行的朋友，天各一方。距離最近一次登山，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，感覺不過昨天，實在已經千日。這時光如水啊。

如花美眷，最怕似水流年。最無奈美人遲暮，其實何止，也無奈英雄老去。

曹操的詩說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。只怕千里之志，寸步難行；只怕壯心不已，身不由己啊。



花山「墜宿」一石 作者供圖

若「飛將軍」遇到漢高祖



自由談 吳捷

西漢「飛將軍」李廣，戎馬一生，未能封侯，成了懷才不遇的象徵。《史記·李將軍列傳》引漢文帝語：「惜乎子不遇時，如令子當高帝時，萬戶侯豈足道哉！」

若李廣遇到漢高祖，真能封萬戶侯麼？

漢初只有三個萬戶侯。劉邦稱帝，以從未上過戰場的張良、蕭何為首功：「運籌策帷帳之中，決勝於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鎮國家，撫百姓，給饋餉，不絕糧道，吾不如蕭何。」他令張良「自擇齊三萬戶」，張良辭謝，遂封一萬戶。蕭何先封八千戶，後加二千，也成萬戶侯。眾人推蕭參為軍功第一，但劉邦認為那只是「一時之事」，不比蕭何做後勤的「萬世之功」，故雖封萬戶，功居蕭下。

萬戶之下，除周勃一人為八千戶侯外，是五名五千、六千戶侯，包括陪劉邦參加並逃離鴻門宴的夏侯嬰、樊噲。夏侯嬰隨劉邦從彭城敗逃時救了劉邦的一對兒女。樊噲娶了呂后之妹，在鴻門宴吞肉、斥項羽，救過劉邦的命。二位都是最早跟劉邦起事的老哥們兒，身經百戰，卻都未封萬戶侯。

戰國以降，政治重實用，英雄不論出身，有戰功即有賞。劉邦封賞相當慷慨。比如鴻門宴時項伯以身護衛劉邦，斬強陪劉邦逃回霸上，紀成、周苛、酈食其等於劉邦稱帝前犧牲，呂馬童等五人在項羽自殺後將他分屍，這些人或他們的遺屬後來都封了侯。韓信初見劉邦，說項羽不善用人、吝惜賞賜，無非「匹夫之勇」、「婦人之仁」。正因劉邦任人唯賢，也願有飯大家吃，所以屠狗的樊噲、賣帛的灌嬰、養馬駕車的夏侯嬰、替人編竹器奏樂的周勃以及低級公務員蕭何和曹參都願為他效力，也都爆發出生平之世不曾有的政治或軍事才能。

劉邦對屬下的戰功記錄極詳：斬首多少，俘虜若干，何處攻城先登，何時擊潰敵軍，每次賞給什麼爵位（雖然最初多是空頭支票）。司馬遷於各功臣傳中一一照抄。但中國古代論功行賞，最

重開戰前的運籌帷幄，然後才談得上行軍、攻城等實地操作。所以《孫子兵法》以《計》開篇，劉邦則延續了這一傳統。後世《三國志·荀彧傳》裴松之註引曹操《請爵荀彧表》，也說「彧為功首，謀為賞本，野績不越廟堂。」廟堂是謀劃，野績指戰場血拚，故「蕭何之士，先於平陽（曹參），珍策重計，古今所尚。」

可見衝鋒陷陣的李廣，即使在出手大方的漢高祖麾下，也封不了萬戶侯。

那麼漢文帝為何不封李廣？文帝十四年匈奴入寇，善騎射的李廣初次從軍就「殺首虜多」。但《史記·孝文本紀》說文帝對待匈奴，通常「令邊備守，不發兵深入，惡煩苦百姓。」不跟匈奴「硬剛」，也因漢初沒錢。賈誼上文帝《論積貯疏》：「漢之為漢，幾四十年矣，公私之積猶可哀痛。」所謂「文景之治」，只是彼時距秦末混戰不久，民生凋零，不得已務從清簡，與民休息。且文帝在位時內戰極少，僅濟北王反叛但迅速潰敗（李廣彼時尚年幼），所以將士少有立功機會。

文帝死後，刻薄少恩的漢景帝即位。七國之亂，李廣隨周勃之子周亞夫征討叛軍，戰而有功。但因梁王給了他一個將軍印，回朝後無賞。景帝不但冤殺自己多年的智囊晁錯，後來還給功勳彪炳的周亞夫穿小鞋，最後找了個藉口將他下獄，周亞夫「不食五日，嘔血而死」。

漢武帝登基，「以力戰為名」的李廣也四十開外了，一直在今日山西北部、河北北部、呼和浩特一帶率軍守邊，對抗匈奴，匈奴人稱「漢之飛將軍」。終於有用武之地的李廣卻「點兒



「李廣飛身奔馬，智脫匈奴」繪畫。圖源：陝西司馬遷史記博物館。